

有电话，来电者是尚长荣先生。他说，刚才翻阅《上海戏剧》，发现扉页刊有一阙《淡黄柳》，料定出自我手，当即溶墨作书一纸，正要托人送来。

那阙词，写的是越剧祥林嫂。他说，初读此阙，发现颇具心思，前片化用杜甫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后片连发两问，前为袁雪芬于剧末所问，后为周树人在书中所发，又在末了二字点出原著《祝福》。

再读此阙，居然又生感慨，觉得对鲁迅作品的认知，其实已经疏离。原来有些人、有些物事，因为曾太熟稔，反会加倍疏远起来，心中总以为有，却不知其将失或已失。而自己所能做的，极无奈而极有限，只能在随缘中眼前一触，于无意间心头一凛，恍若电击，全身大震。比如读这阙词，读着读着，忽有一股莫名感伤

何止悲声与笑颜

胡晓军

虽说心镜人人都有，但他那片之强大、之精密、之敏感，要远超许多人。正是这种闪电般的自觉与开悟，虽转瞬即逝，却总在萌动、随时进现，好比茫茫暗夜中的点点荧光，一路引他从内省走向外化、从舍弃走向得到、从艺术走向哲学、从古代走向今朝。对艺术家来说，敏感要比深刻来得重要，它自会引导他通往深刻；对哲学家来说，则反之。

第二天，我收到了他

的手书。行草大小互错，笔墨浓淡交织，随意而精巧，深沉又妩媚。

朱门响竹，又一年匆促。路有凄凄冻死骨。昨夜风刀雪剑，白发皤髯任屠戮。前因夙，今生尽悲屈。轮回定，枉劳碌。问苍天底事孽难赎？菩萨无言，世人麻木，究竟为谁祝福？

我相信催他作书的，并非纸面上的句子，而是纸背后的敏感。早在二十多年前，这种敏感就催他去演戏、演不一样的戏。《曹操与杨修》好比一束光，而他折射的那束光，是揣着剧本，只身一人，连夜来上海寻求合作。火车经过潼关，他透过车窗仰头而望，望见一钩明月。此刻因敏感而起的兴奋，已稍平息，对未来的不安就像缺口一般冉冉升起。虽然如此，一切都无法使他停止。月亮残缺，毕竟光明；而心境之光，则与之辉映。难怪他最爱吟那段《贞观盛事》中的“月儿如钩，遥挂长天。清辉流泻，下照无眠”，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唱词，而是属于唐太宗的歌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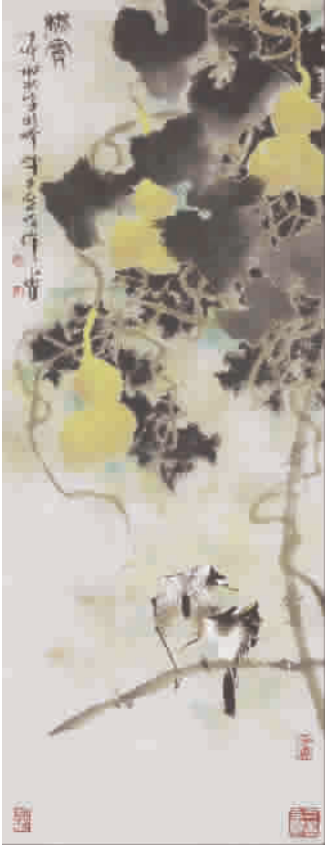
在所有行当中，我以为净角最能证明戏曲实乃古巫祭祀逐渐衍变而来。初为祭祀，首在神秘，而神秘必须依靠遮挡和规定动作；渐为戏剧，重于展示，但展示若仅靠遮挡和规定动作，势难满足人之所需。或许，这正是现代戏曲衰落的原因之一。尚先生说他的演艺理想，便是透过几十斤行头、全头脸谱的遮挡，活用各类传统规定动作，准确而细腻地刻

秋实 韩天衡

画人性、表现人情，不管是哭是笑，是阴柔是阳刚。或许，这正是当代戏曲生存的前提之一。那个使他月夜来沪的剧本，那个在老戏中没有过的曹操，就是如此。当曹操哈哈大笑时，我感到锥心的惊悚；当曹操呜呜悲啼时，我则感到刺骨的心酸——这是我此前观赏曹操、观赏花脸、观赏京剧从未体会到的。他让我变得如此敏感，主动地走完了从看京剧到忘了看京剧、最后回到看京剧的奇妙历程。

看了这一个曹操，再看他的廉颇、项羽、姚期、窦尔敦，甚至包括老戏里的曹操，细听唱腔无异，粗观架势略同，但我的眼中和心里，却能活活泼泼、蓬勃勃勃地生出灵光来。如果说我的第一感与他的表演有关，那么第二感便与他的表演无关。我更相信，人生之所以有意味，就在于独自善养这片心境，彼此传递那束敏感，不管是演是观，是悲是喜。

尚先生生于北京、就职于西安，两处各二十余年。演罢曹操，他迁居上海，二十余年里又演了魏征、于成龙等新的角色。前一个表现君臣知己，一个纳谏一个敢言，携手营造太平盛世；后一个倡导为官廉洁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，秉承良心造福百姓。他用一样的敏感和不一样的演绎，将两位古人



的形象传递到今。魏武图雄，直士言谏，俱到眼前。又清风廉吏，长歌痛饮；风流人物，纵贯千年。世演沧桑，镜描粉墨，何止悲声与笑颜。心恒久，算岁移时改，唯有衣冠。潼关缺月依然，映只影翻山过大川。念京华初雨，长安厚土；申江激浪，一脉牵连。人有高标，艺无穷境，不达峰巅未欲还。还须是，秉浩然正气，熔铸方圆。

电视里正播着他演的魏征。我一边观赏，一边填这阙《沁园春》。填到末句，戏近尾声。当唐太宗对魏征说“人说卿狰狞，朕看卿妩媚”，我忽想起一幅漫画——两张纸片，一张哭脸一张笑脸，如影随形；也有只是一张纸片、上下脸哭哭各半的，对应循环。

这幅漫画，通常用来代表戏剧，我觉得极合适、且蕴藉。一位演员，若他足够敏感，便能通过这两张脸，让观众看到自我内心恒在而永动的两张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频繁地飞越大西洋，往来于中美大陆之间，在时差作祟的深夜，常常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《相伴到黎明》，一位女主持人接听听众来电时的对应，让我印象深刻，深更半夜给电台打电话的，不少有心理问题，女主持不哄不捧，不推不让，语音温婉，逻辑犀利，快刀斩乱麻地劈开杂嘈思绪，拨云见日般直抵问题核心，间中时有妙语金句，令人欣赏。

我记住了这位女主持人的名字：淳子。后来遇到淳子，方知她是我大学时的学妹，应该多次擦肩而过，一些往事上有我们横向交织的足迹，她也还记得我在校时写的小说中的句子。

淳子亦是广义上的红二代，她父母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曾出生入死，以致到了晚年，进家门之前，还习惯性地回头查看有无密探盯梢。

淳子服饰典雅时尚，举止娴淑沉静，大有将杂志封面女郎推陈出新的雄心壮志。当然，这么概括失之简单，方便记叙第一印象而已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，她决计不会仅仅依凭一个范儿来繁衍成篇。淳子有着关于历史和艺术的可观储备，也有着同样可观的分析与思考。她偏好把人物放置在历史舞台的天幕下加以观察，注重发掘文化环境对后世的浸润式传递。这就是我们在读淳子作品时，眼前常有历史烟云飘浮而过的原因，即便她写的是当下人当下事。她信手拈来从容不迫地描述往昔岁月人世沧桑时，透着一派驾驭自如的自信和安详，而这份自信和安详则不露声色地赋予她作品宽广的视野、通达的襟怀和优雅的调性。这才是她真正的特色。

正是这种特色，让淳子在上海作家群中别具一格。

这本书的主人公陈俊毅，初识于一次与我业务相关的接洽，那些年我写影视剧本，常有各路人士拿着各色剧本来切磋，陈俊毅是其中的一位。只是，他推荐的那个剧本并不合格，他兴致勃勃充满期盼，缺乏对剧本的专业判断。这个剧本后来没有了下文，这行当也与陈俊毅无缘。但是，他一事当前热力四射的激情让人难忘，有着这股激情的人，一旦找到了适配的发射口，早晚会燃起冲天大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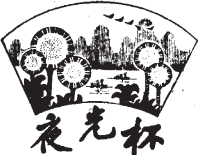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数年后再见，陈俊毅的新画册让人为之一震，很难想象，在多年沉寂之后，一个画家竟然还能迸发如此绚烂的巨大能量，穿透滚滚红尘，扑面而来。他的激情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里冲天而起，让天地变色。

陈俊毅的漫漫岁月也不是一股激情就能概括的。好在，淳子写了这一整本的《夜色撩人》，极具淳子特色地描摹和展现一个完整的陈俊毅，历史、艺术和人生，在一个人的旅程中，画卷般次第展开，铺向远方，徐徐交融，与长天一色。

是为序。

（本文为《夜色撩人——陈俊毅，一个抽象主义者的生态》一书的序）

脸。一位观众，若他足够敏感，那他所看到的，将是内外动静，是日月天地，是阴阳乾坤，又何止于心中那一点点的悲声与笑颦？



黑月亮

俞敏

天空似一张宣纸，被一位耐心十足的水墨画家从早上玩味到傍晚。看得出，他有娴熟的墨法，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挥洒自如，只是没有留白，让期待丁酉年中秋赏月的人们多了份惆怅。这不是画家的败笔。从我们日渐富足的时候开始，这样晦暗的日子便在不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。早些时候，月饼稀奇，月亮不稀奇；而如今，月饼不稀奇了，月亮却稀奇起来。

日子总不给人十全十美。

我从自家露台的梯子上上了屋顶，那里是处十多平方米的草坪，四处空旷，是赏月赏风景的好的所在。上面早已摆好了桌椅板凳、茶水月饼，它们是今年中秋的见证。

其实，我并不在意今夜的天色是个故事还是事故，侥幸的心理在万一的希望里滋生出期待。我郑重其事地落座，这是一种仪式。

桌上茶盏里盛的是明前茶，不经意间飘落进几滴秋雨，也算是一杯春秋。盘子中的月饼，焦黄的皮层里裹着多种传统的馅心，不似我童年时吃的月饼。我的童年是在胶东半岛度过的。

每逢中秋，母亲便张罗着将桌子板凳摆到院子里，然后在桌子上摆上一盘月饼。我们那时吃的是广式月饼，里面有红色绿色的什锦。月饼是被均匀地切分成小的扇面，具体多少瓣，母亲自有章程。

我们手里的月饼是扇面的，天空的月亮却似一个圆整的月饼。母亲便月光下给我们讲故事。有关吴刚、桂花树、嫦娥和玉兔，在平日的月光下早讲过多次，杀鞑子才是中秋的保留节目。记忆里的童年中秋，人均是吃不到一个能拼成圆形的月饼，心里却是十分的团圆，感觉嫦娥一定见到了后羿。

好几年前，母亲来上海长住，在这里过中秋。当时，母亲坐在我现在座位的对面，夜空里的月亮朦朦胧胧。母亲问我，为什么看不到月亮里的环形山。我说，大概是上海离月亮远的缘故。母亲叹了口气，说人老眼花，一颗星星也没看到。等了一会儿，母亲脸上绽开了笑容，惊喜地说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一颗慧星。

我无法接口母亲的话语。我住的地方离虹桥机场近，那是飞机身上的亮灯。那天晚上，母亲没有讲杀鞑子的事，她心思重重。我知道母亲的心思，日月星辰才是她心里的亮堂。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陪坐在那里，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。

如今，天空一片漆黑，月亮终究没有穿出云层，原来母亲坐的位子也空着，朦胧中的几丝微光，让我想到母亲的银发。我再也听不到母亲讲杀鞑子的事。

天空没有圆月，微风挟裹着雨星，我想念我的母亲。她专心致志分割出的扇形月饼，是我的日月星辰，在我走黑路的时候，总给我满眼的明朗。

夜深了，天空依旧黑暗，我心里一片黯然，竟见不着一丝的微澜。没有了母爱的明朗，漆黑的夜空终究是人世间的黑月亮。



众妙之门 小寿三千

陈建华 篆刻

